

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學殷商史研究中心集刊

甲骨文與殷商史

新三輯

宋鎮豪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學殷商史研究中心集刊

甲骨文與殷商史

新三輯

宋鎮豪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甲骨文與殷商史. 新三輯 / 宋鎮豪主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4
(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學殷商史研究中心集刊)
ISBN 978-7-5325-6748-5

I. ①甲… II. ①宋… III. ①甲骨文—研究 ②中國歷
史—研究—商周時代 IV. ①K877.14 ②K223.0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320561 號

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學殷商史研究中心集刊

甲骨文與殷商史(新三輯)

宋鎮豪 主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惠頓實業印刷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28.75 插頁 2 字數 530,000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300

ISBN 978-7-5325-6748-5

H·85 定價: 14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目 錄

釋讀兩片征孟方卜辭	李學勤 (1)
甲骨金文中所見的殷商建築稱名	宋鎮豪 (5)
甲骨文“震”及相關問題	馮 時 (35)
說尸及《山海經》的諸尸	趙 林 (52)
商湯時的祖先崇拜與社神崇拜	常玉芝 (82)
卜辭中所見“廡美方”考	孫亞冰 (93)
甲骨文字反映的自然地理景觀	張興兆 (102)
關於王都以外商王的常居地	韋心澄 (117)
周原甲骨“二王”同獵與“文王囚羸里” ——兼論周原卜辭族屬	曹定雲 (127)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漫議	林小安 (136)
《春秋》、《左傳》與甲骨卜辭對讀數例 ——兼談春秋諸侯史官承襲殷人史官筆法問題	劉 源 (142)
黃組卜辭中的“畀巫九帑”試論	朱鳳瀚 (158)
甲骨文四方風名再探	蔡哲茂 (166)
讀殷墟卜辭札記四則	劉 桓 (189)
甲骨文“𠄎”、“元”、“𠄎”字考	郭靜云 (197)
釋“丁”	鄭慧生 (222)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中新見的“羔”字	莫伯峰 (227)

甲骨文所謂的“內”當釋作“丙”	王子揚	(231)
中國古代文字考	[美] 方法敏著 任平生譯	(238)
論殷墟花園莊東地 H3 的記事刻辭	劉一曼 曹定雲	(257)
記杭州藏友收藏的甲骨文	曹錦炎	(278)
讀《笏之考文手稿》	趙鵬	(283)
釋安陽鄧鴻諸家藏大龜一版	楊楊	(317)
論殷墟新發現的兩座“甲骨貞人”墓	何毓靈	(329)
新發現羅振玉早期甲骨文研究札記二種	王若 寶衛	(341)
金璋甲骨的收藏始末	邛曉娜	(363)
談甲骨重片與甲骨著錄的一些問題	林宏明	(385)
無名組卜辭的發現與著錄	劉義峰	(400)
清華藏戰時安陽所出一坑甲骨述要	任會斌	(410)
試述牛胛骨形態在甲骨研究中的具體應用	劉影	(418)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藏甲骨集》綴合三則	李愛輝	(425)
龜腹甲左前甲新綴六例	李延彥	(428)
甲骨傳拓技法	賈雙喜	(433)
甲骨傳拓技術小議	何海慧	(452)
徵稿啟事		(456)

釋讀兩片征孟方卜辭

李學勤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在殷墟甲骨黃組的諸多戰爭卜辭中，內容最為豐富重要的，眾所周知是征夷方卜辭，其次就應數征孟方卜辭。前些時我對征夷方卜辭做了一些討論，其間作為對比，也涉及征孟方卜辭，特別是釋讀了《合補》11242 腹甲，論證孟方的地理方位與夷方相反，是在殷商王朝的西面。^① 我很想對征孟方卜辭再作一梳理，但是後來讀到《商代史》第九卷《商代戰爭與軍制》和第十卷《商代地理與方國》，兩者就征孟方卜辭均有輯集論述，^②已經把戰事的前後輪廓勾畫出來。這裏對其中兩片的釋讀提出一些個人意見。

(一) 《合集》36511(圖一)

此胛骨即《殷虛文字甲編》2416，和前述《合補》11242 一樣，在征孟方卜辭研究中有重要意義，曾經為許多學者引用。按照我們當前的認識，骨上卜辭是(依原行款)：

丁卯王卜貞，畀巫九畚(幣)，余其從多甸

于多伯征孟方伯炎，惠卒翼日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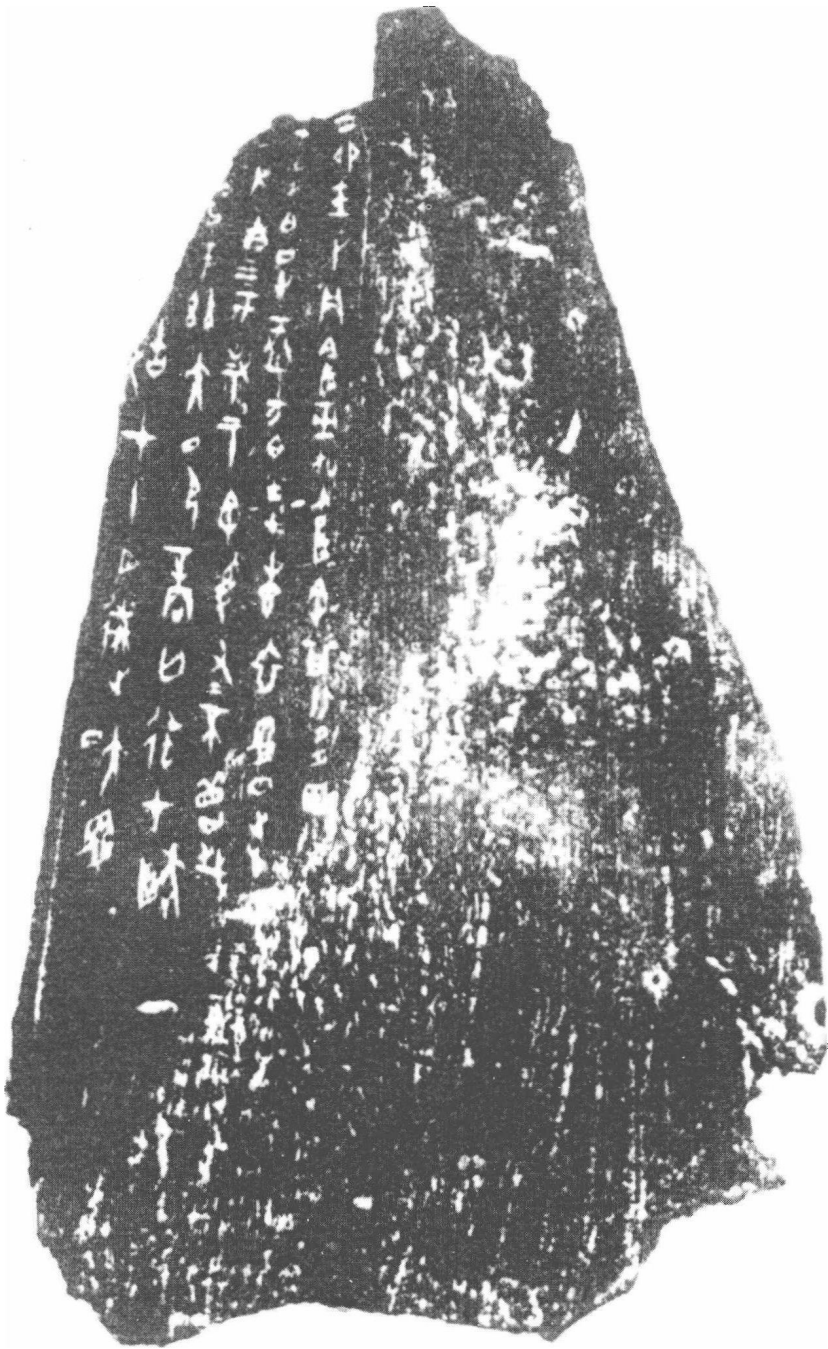
〔亡〕左自上下于叔示，余受有祐，不昔戕(捷)，

〔肩〕告于茲大邑商，亡害在猷。

〔王頤曰〕：“引吉。”在十月，遘大丁翼。

① 李學勤：《論新出現的一片征夷方卜辭》，《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8 年版，頁 134—138。

② 宋鎮豪主編：《商代史》卷九《商代戰爭與軍制》，頁 327—331；卷十《商代地理與方國》，頁 406—40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0 年版。



圖一 《合集》36511

這是商王選擇出征時日的卜辭。所云“余其从多甸于多伯征孟方伯炎”一句裏的“从”字應訓為率領。《史記·春申君列傳》“從而伐齊”，《索隱》引劉氏說：“从，猶率也。”清華簡《係年》第二十二章“晉魏文侯斯从晉師，晉師大敗齊師”，“从”字的意義也是這樣。^①

“惠卒翼日步”，“卒”字形與“衣”混淆，卜辭金文屢見。“卒翼日”意即到周祭的翼日祀季結束。按照常玉芝先生的《商代周祭制度》，《合集》36511 是排在她所說“第一祭祀系統”的“王九祀祀譜”裏的，^②占卜之時已在十月，而翼日祀季的終了要到十祀的一月之初。^③

這樣，我們就會看出《合補》11241(圖二)胛骨卜辭很可能是與《合集》36511 對貞的：

……〔貞〕，其征孟方，惠今……
 ……受祐，不昔戕(捷)，亡……
 翌日：“吉。”在十月，王九〔祀〕……

“惠卒翼日步”是遠期的選擇，而“惠今……”則是近期的選擇。確定了這一對貞關係，《合集》11241 的明記九祀恰可印證周祭排譜的正確性。



圖二 《合補》11241

(二) 《合集》36518(圖三)

這片胛骨曾著錄於《龜甲獸骨文字》2. 25. 6、《殷契遺珠》193 等，也是非常著名的，其卜辭為：

乙巳王貞，啓呼兄曰“孟方収人
 其出伐，禺(遇)自高”，其令束迨於
 高，弗悔，不昔戕(捷)，王翌日：“吉。”

過去大家總以為這是征孟方之前所卜，仔細推敲，其實應該是戰事進行中間的卜辭。

“啓”並非個人名字，而是商軍的先鋒部隊，《周禮·鄉師》疏：“謂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征夷方卜辭《合集》35345(黃組)有“右牧皐告啓”，《屯南》2320(無名組晚期)

①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下冊，上海：中西書局 2011 年版，頁 193。

②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7 年版，頁 249。

③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7 年版，頁 254。



圖三 《合集》36518

有“右牧皐启”，“启”都是指先行而言。

“启呼兄曰”的“兄”字作踞坐狀，以手伸出，手心向下，此字在甲骨金文中常讀為“貺”，訓為賜予，^①但不能移用到這裏。裘錫圭先生曾列舉一些黃組田獵卜辭，說明其義當同於“告”。^②按“告”與同源於“兄”的“祝”字都在覺部，聲母也不甚遠，或許這樣的“兄”可視為“告”的通假字。無論如何，“啓呼兄曰”的意思是先鋒部隊叫人前來向商王報告。

來報告的內容，是“孟方収人其出伐，遇自高”。句中的“其”字，推求前後文義，當訓為“而”。^③“収人”是集合人衆，“収人其出伐”就是聚衆而出戰。“遇”原作“禺”，有關考釋我以前作過，^④“遇自高”是說孟方軍隊與商軍在高地相遇，句例可比較《左傳》成公六年晉軍“與楚師遇於繞角”，成公十八年晉師“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昭公二十七年楚人“與吳師遇於窮”等等。這是商的先鋒傳告的軍事情報。

商王的貞卜，是要決定應對這種局勢採取怎樣的對策，即“其令束迨于高”。“迨”即《說文》“會”字古文“裕”，是大家熟悉的。“束”字構形清楚，以往多釋為“東”，是不對的。“束”讀為“速”，“其令速會于高”，就是命商軍各部快速趕往先鋒部隊與孟方相遇的地點。

征孟方卜辭目前所見遠不如征夷方卜辭之多，戰爭過程不够清楚，還有待進一步搜尋發現。“夏商周斷代工程”已將征孟方卜辭所屬周祭祭祀系統推定為商乙時期，^⑤這便與周文王的時代相對應。商乙西征孟方在當時商周關係中間有什麼影響？孟方是不是就是文王所伐的“邶”（《韓非子·難二》正作“孟”）？都是今後值得探討的問題。

① 李學勤：《重寫學術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頁 182。

② 裘錫圭：《商銅龜銘補釋》，《中國歷史文物》2005 年第 6 期。

③ 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北京：中華書局 1982 年版，頁 382—386。

④ 李學勤：《論新出現的一片征夷方卜辭》，《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8 年版，頁 135。

⑤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2000 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00 年版，頁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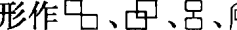
甲骨金文中所見的殷商建築稱名^①

宋鎮豪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河南安陽殷墟考古發現表明，殷商都邑中的眾多禮制性的重要建築物，組合複雜，主次配列，大小有序，佔據顯要位置，又每每呈“四合院”和“三合院”建置形式，主體建築擇中而立，坐北朝南，附屬設施前後左右對稱照應。建築基址有土臺式，如長形、方形、凸形、凹形、曲尺形、圓墩形等，在空間結構上，有單層排屋，也有雙層樓屋的建築空間分割，代表着殷商建築的高層次風格及建築工藝的高水準。在建築禮制方面，已從宮、廟未有嚴格區分向宮、廟分立轉化，並且開啟了前朝與後寢、宮庭與池苑相輔相成的先河。

與殷商禮制性建築物的整飭演進趨勢相對應，甲骨文及殷金文中出現了名目繁多的建築稱名，有宮、室、宗、升、宅、宀、家、祊、亞、寢、宣、宦、寔、寔、寔、庭、塾、阜、門、戶、齒、旦、單、京、臺、宮、臺、龔、厓、厓、厓(宕)、禱、高、齊(臺)、圃、卣(邕)、學、蔀、蔀、束、束、窮、霍、官(館)、墉(郭)、隍(塞)、倉、廩、圉等四十多種建築名類及建築部件與建築構設名，揭示了上層貴族集團宮室建築群組合的繁複與建築物性質用途的專門化與多樣性趨勢。述如下：

1. 宮，甲骨文構形作等，是建築群的形體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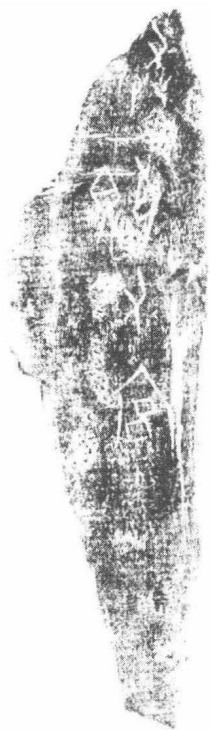
“我宮”

(《合集》721 正)

“右宮”

(《合集》30375；圖一)

^① 本文在2011年11月11—12日美國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召開的“商代與上古中國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hang and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Rutgers University, New Brunswick)上宣讀過，此有增訂。



圖一 《合集》30375

“枋宮” (《花東》294)
 “天邑商公宮” (《合集》36541)
 “天邑商皿宮” (《合集》36542)
 “妣庚示宮” (《花東》490)

甲骨卜辭又有“……王入从宮”(《合集》27768)，“王其省孟田，征从宮，亡戔。弔征从宮，其每”(《屯南》2357)，陳夢家謂“从宮”為宮室建築名，^①但承黃天樹指出，《合集》28975云“……孟田先省，迺从宮入，涓日亡戔”，可知“入从宮”意為“从宮入”，“从宮”不是宮名，“从”是副詞，“宮”乃田獵地名。又有“癸巳羌宮示二屯，畝”(《合集》7380白)，見於骨白刻辭，余初疑是記來自“羌宮”的占卜用骨，但趙鵬博士相告，“羌宮”恐非建築稱名，是人名。

宮為貴族統治者的享宴、祭祀、治事和居住之所。“妣庚示宮”又稱之“妣庚室”(《花東》61)，蓋宮、室稱名或可混用。^②古代字書中宮、室也每每互訓。《爾雅·釋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說文》：“宮，室也，从宀，躬省聲。”徐鍇本《說文》云：“室，實也，从宀，至聲。”(清)段玉裁注：“宮言其外之圍繞，室言其內，析言則殊，統言無別也。”

《釋名·釋宮室》云：“宮，穹也，屋見於垣上穹隆然也。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宮與室，包含了建築學上形體與空間兩大概念。

2. 室，寫作宀。室是建築的空間概念，在甲骨文和殷金文中用為居住、治事、宴饗或祭祀之所。

“大室”——“升” (《合集》30371, 38222)
 “高室”——“高宗” (戊嗣子鼎銘,《集成》2708;圖二)
 “寢小室” (孟銘,《集成》10302)
 “司母大室” (《合集》30370;圖三)
 “司室” (《合集》13560)
 “枋室” (《愛米》49)
 “𠄎(麗)室” (《合集》24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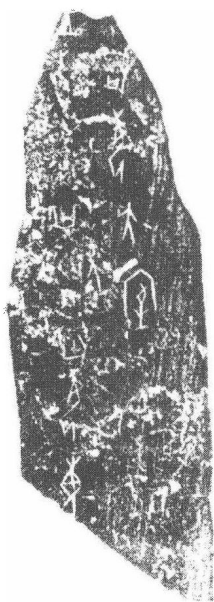


圖二 鼎銘《集成》27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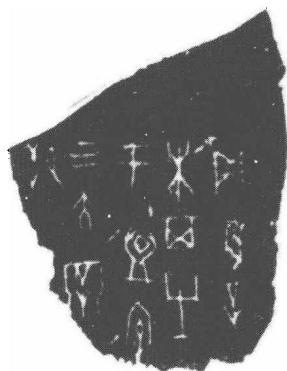
①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 1956 年版，頁 477。

② 今按，《花東》490 原辭云：“壬子卜，其將妣庚示宮于東宮。用。”“妣庚示宮”的宮也可能下讀，宮作動詞用，有安置、陳放、納人之義。

“血室”	(《合集》13562; 圖四)
“中室”——“宗”——“東室”	(《合集》27884)
“東室”	(《合集》13556 反)
“南室”	(《合集》806; 圖五)
“祖丁西室”	(《合集》30372)
“北室”	(《花東》3)
“新室”	(《合集》31014)
“祖丁室”	(《合集》30396)
“妣庚室”	(《花東》61)



圖三 《合集》30370



圖四 《合集》13562



圖五 《合集》806

成嗣子鼎銘的“鬻宗”與“鬻大室”對文，其建築配置，“鬻大室”指“鬻宗”之一部，是祭祀或藏主之所。“大室”，文獻中有稱“世室”或“太室”。《穀梁傳》文公十三年云：“大室猶世室也。”今本《竹書紀年》云：“夏后有事於太室。”《考工記·匠人》云“夏后氏世室”，鄭玄注：“世室者，宗廟也。”又有稱為“重屋”或“明堂”。戴震《明堂考》云：“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相應，異名同實。”《考工記·匠人》云：“殷人重屋，堂修七尺，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鄭玄注：“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又云：“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簷也。”所謂“重屋”、“複簷”，在建築學上是指四面坡屋頂帶兩重防雨房檐形制的建築物。《禮記·月令》：“天子居明堂。”《禮記·明堂位》：“朝諸侯于明堂。”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云：“明堂者，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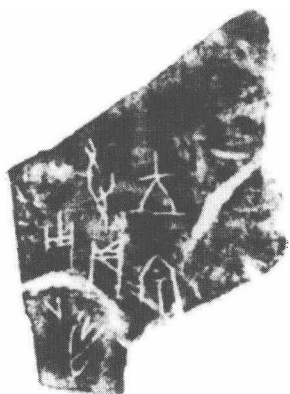
子大廟，所以祭祀、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三輔黃圖》卷五《明堂》云：“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宮也。”戴震《考工記圖》云：“明堂在國之陽，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阮元《學經室初集》卷三《明堂論》云：“粵惟上古水土荒沉，槽穴猶在，政教樸略，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為帝宮，上圓下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於是，祭先祖則於是，朝諸侯則於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於是，饗射獻俘馘則於是，治天文告朔則於是，抑且天子寢食恒於是，此古之明堂也。”“大室”、“宮室”、“世室”、“重屋”、“明堂”之類的稱名，在指屬貴族統治階級日常生活、治事或祀典朝堂的同時，還揭示出有關建築群的形體組合和規模性質。

上揭甲骨卜辭的“司母大室”與“司室”，可能是商王“法定”配偶或主婦的廟室。《合集》27884“中室”、“宗”、“東室”見於同日與異日之習卜，是知指一組宗廟建築群的三個不同場所。在殷商“四合院”的宗廟建制中，“中室”似指多開間主殿（大室）的居中一室，“宗”是就宗廟群的整體而言，“東室”為東偏室，對應於其他方位之室。“新室”可能是新落成之室，卜辭云“今日王宅新室”（《安明》133+237+340）、“于新室奏”（《合集》31022），新室既是統治者的房屋居宅，又是享饗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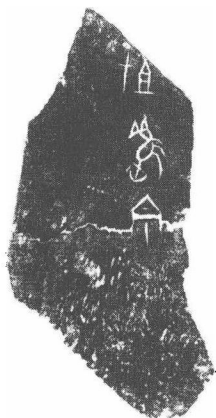
殷商甲骨文中尚不見“宮殿”、“宗廟”之類的用詞，貴族統治者居住享宴、治事朝堂或祭祀宗廟，通常以“宮”、“室”為名。文獻中猶見其遺緒，如《六韜》云：“殷君善宮室。”《莊子·知北遊》云：“湯武之室。”《史記·殷本紀》說殷紂王“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古本《竹書紀年》云：“殷紂作瓊室，立玉門。”《文選·東京賦》稱：“殷辛之瓊室。”《晏子春秋·諫下》云：“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為頃宮靈台。”《帝王世紀》云：“紂果造傾宮瑤台，飾以美玉。”《淮南子·本經訓》則說“紂為璇室瑤臺”，漢高誘注：“璇、瑤，石之似玉，以飾室臺也。”

3. 宗，為祖先宗廟建築群體或自然神祇的祭所。《說文》：“宗，尊祖廟也，从宀，从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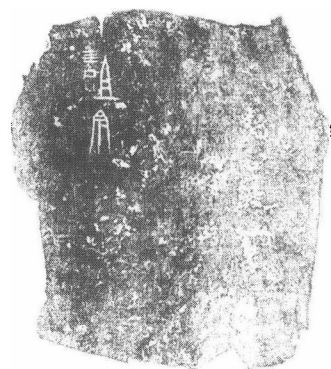
“王宗”	（《合集》13542；圖六）
“大宗”	（《合集》30376）
“小宗”	（《合集》34045）
“中宗”	（《合集》13550）
“唐宗”	（《合集》1339）
“日宗”	（《合集》13544）
“彳宗”	（《合集》13546）



圖六 《合集》13542



圖七 《合集》303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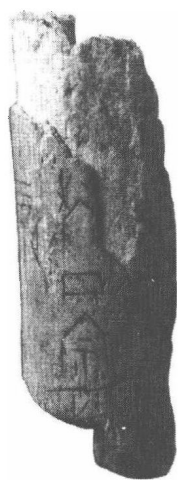
圖八 《合集》38226

- | | |
|---------------------|---|
| “斫宗” | 《合集》13552 |
| “齋宗” | (戊嗣子鼎銘,《集成》2708) |
| “亞宗” | 《合集》30295 |
| “新宗” | 《合集》13547 |
| “斲宗”—“祖丁舌在升” | 《合集》31079+《天理》471,《蔡彙》 ^① 634 |
| “大乙宗”—“祖乙宗” | 《合集》32360 |
| “小乙斲宗” | 《屯南》287 |
| “小乙 ^𠄎 宗” | 《合集》30334 |
| “祖甲舊宗” | 《合集》30328; 圖七 |
| “大庚宗” | 《屯南》3763 |
| “祖乙宗” | 《合集》33108,《村中南》 ^② 212 |
| “祖丁宗” | 《合集》30301 |
| “四祖丁宗” | 《合集》38226; 圖八 |
| “康祖丁宗” | 《合集》38229 |
| “中丁宗” | 《合集》38223 |
| “武祖乙宗” | 《合集》36089 |
| “祖辛宗” | 《合集》3822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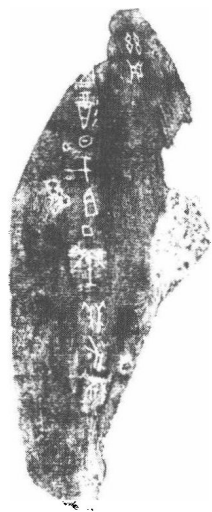
① 見蔡哲茂：《甲骨綴合彙編》(圖版篇)，臺灣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1 年版。簡稱《蔡彙》，下同。

②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墟小屯村中南甲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簡稱《村中南》，下同。

- “武乙宗” (《合集》36091)
 “武丁宗” (《甲遺》573)
 “文武宗” (《合集》36149)
 “文武丁宗” (《合集》36153)
 “父甲宗門” (《屯南》2334)
 “宗父甲”——“升” (《合集》30365)
 “父己宗” (《合集》30302)
 “父宗” (《輯佚》623)
 “己宗” (《村中南》283)
 “妣庚宗” (《合集》23372)
 “妣庚竊宗” (《合集》30324)
 “庚宗” (《合集》333)
 “癸宗” (《合集》36176)
 “禘宗” (《合集》13538)
 “禘宗彝” (戊鈴方彝銘,《集成》9894)
 “咸~~癸~~丁(禘?)宗” (《合集》13537 正,《天理》B053;圖九)
 “西宗” (《合集》36482)
 “北宗” (《合集》38231)
 “鬯宗” (《合集》30299)
 “岳(岳)宗”——“鬯宗” (《合集》30298)
 “右宗夔” (《合集》30318)
 “出宗” (《合集》26010)
 “右宗” (《合集》28252)
 “秦宗” (《合集》30339)
 “秦右宗” (《合集》27315;圖一〇)
 “河宗” (《合集》13532,《輯佚》628 正)
 “乃宗” (《合集》33272)
 “宗阜” (《村中南》334)








圖九 《天理》B053



圖一〇 《合集》27315

殷商祖先宗廟建築群體中,有奉祀先王神主的集合宗廟,如“大宗”、“小宗”;更多的是一座座單獨奉祀某一位祖先的特室或分廟,如《合集》32360 兩辭同卜:“甲戌卜,乙亥王其彝于大乙宗。王于祖乙宗彝。”“大乙宗”和“祖乙宗”顯然屬於單個先王的分廟。陳夢家謂集合宗廟中,“大宗的廟主自大甲起,小宗的廟主自大乙起”;又認為卜辭稱“某某宗”的特點有三:“(1) 沒有早於大乙的;(2) 沒有旁系的;(3) 沒

有先妣的。”^①但由上揭“妣庚宗”、“妣庚竊宗”可知，第三個特點不確，先妣也是有其宗廟的。“竊宗”亦作“新宗”，楊樹達認為“竊乃殷祖先之名”，即今本《竹書紀年》所載祖丁名新。^②上揭《屯南》287 有言“小乙竊宗”的，是知此說不可信。今據《合集》30328 有言“祖甲舊宗”，則“新宗”、“竊宗”可能是相對於“舊宗”而言。然據《村中南》512“其新于宗。其于宗”，《合集》30337“竊于宗”，則“新”、“竊”或亦作祭儀用，“新宗”、“竊宗”未必一定是某類宗廟建築之專稱，姑且存疑以俟後考。“咸𠄎丁(𠄎?)宗”，意思不詳，“咸”可能指先王成唐。^③“𠄎”是一個與建築工程技術有關的詞，見後述 31“學”。在甲骨文中，“宗”既指內祭先王先妣的宗廟，也用於外祀的祭所，如“秦宗”、“河宗”、“𠄎宗”、“𠄎宗”、“右宗𠄎”、“芍宗”，明顯具有與山川土地相結合的自然神性，是致祭與商族關係密切的地方族神或婚族友邦神的外祭場所，用來羈繫人心。這類宗一般都建於王邑的偏西處或北部，如“北宗”與“西宗”。《合集》8763 有云“將河宗西”，古代以西為右，^④故“西宗”也稱“右宗”若“出宗”，不同於建於王邑偏東位的內祭先王先妣宗廟，頗類似《考工記》所謂“匠人營國……左祖右社”。^⑤“宗阜”，見後述 18“阜”。

4. 升，寫作、、，或从示作、。一釋“必”，或釋“裸”，為藏近親祖先神主牌位之廟室。

“祖甲升”——“戊(武丁?)升”	(《合集》35913)
“祖甲𠄎升”	(《合集》27335)
“祖丁升”	(《合集》30350,《村中南》506)
“祖丁𠄎在升”——“竊宗”	(《合集》31079+《天理》471,《蔡彙》634)
“祖乙𠄎”	(《甲遺》675)
“父甲升”	(《合集》30358)
“父甲升門”——“父甲宗門”	(《屯南》2334)

①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 1956 年版，頁 469、473。

② 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卷下，北京：中國科學院 1954 年版，頁 31。

③ 參見陳復澄：《咸為成湯說》，《遼寧文物》1983 年第 5 期。陳絜：《重論“咸為成湯說”》，《歷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蔡哲茂：《論殷卜辭中的“𠄎”字為成湯之“成”——兼論“𠄎”“𠄎”為咸字說》，《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7 本 1 分，2006 年，頁 1—32。

④ 《後漢書·張衡傳》注：“右社稷，西曰右。”

⑤ 參見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4 年版，頁 507—509；又增訂本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 年版，頁 820—824。



圖一一 《合集》26954

- “父丁升” (《合集》32654)
 “父庚升” (《合集》30356)
 “庚升” (《合集》25056、26020)
 “康祖丁升”——“康祖丁祊”
 (《明續》2911+《合集》35985+《合補》11054,《蔡彙》234)
 “武升”——“妣癸升” (《合集》36317)
 “武祖乙升” (《合集》36114)
 “武乙升” (《合集》36113)
 “武乙祊” (《甲遺》634)
 “文武丁升” (《合集》36166)
 “文武丁祊” (《合集》36534)
 “文武帝升” (《合集》36169)
 “文武升” (《合集》36165)
 “二升” (《合集》30360、38696)
 “妣癸升” (《合集》36315)
 “妣辛𠄎” (《合集》26954; 圖一一)

卜辭稱“某某升”者，既有先王，也包括先妣。陳夢家謂升“疑當讀為禰，即親廟”，認為稱“某某升”的有三個特點：“(1) 沒有早於陽甲(祖甲)的；(2) 及於旁系，如陽甲、祖庚(父庚)；(3) 及於先妣。……這是它與宗的不同之處。”^①三期與五期卜辭中的“二升”，可能分別指祖庚與祖甲、廩辛與康丁之涉及旁系近祖先王的合廟。據《屯南》2334：“其用，在父甲升門，又正。于父甲宗門用，又正。”“父甲升”與“父甲宗”各有其門，是知是兩處近祖廟的特指。朱鳳瀚指出“宗與升相距並不遠”，^②甚是。另據《蔡彙》234：“丙戌卜貞康祖丁祊其牢。丙申卜貞康祖丁升丁其牢。”“康祖丁祊”與“康祖丁升”異日對貞，祊是主廟的側偏室(見後述 8“祊”)，升指這位近祖先王廟。

上揭《合集》26954 有“妣辛𠄎”的建築稱名，𠄎字为𠄎、𠄎、𠄎的或体。余疑𠄎與“彝”意義接近，“妣辛𠄎”同如“父甲彝”



圖一二 《合集》31011

①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 1956 年版，頁 470。

② 朱鳳瀚：《殷墟卜辭所見商王室宗廟制度》，《歷史研究》1990 年第 6 期。又收入宋鎮豪、段志宏主編：《甲骨文獻集成》第二十一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1 年版。